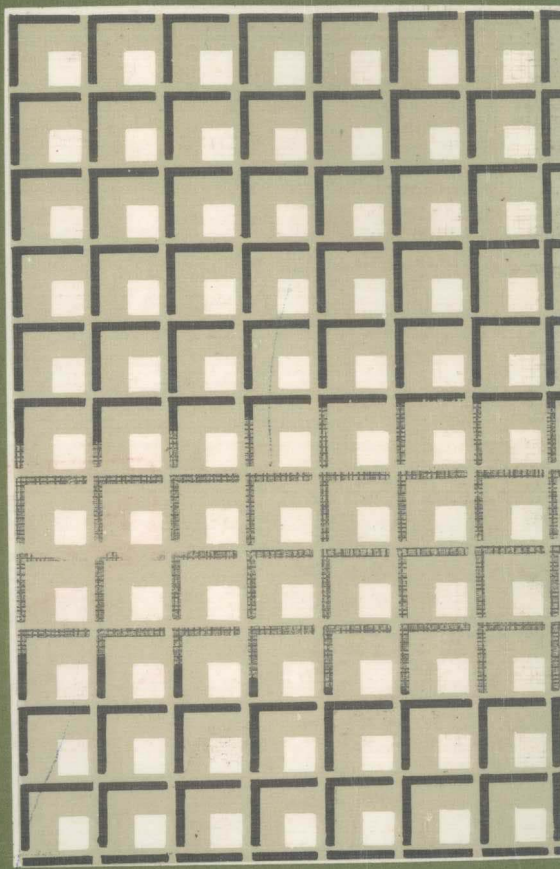


窗

何凡
·
林海音著



純文學叢書 43

窗

何凡・林海音 著

純文學叢書
43

純文學叢書 43

窗

定價75元

著者：何 凡 林 海 音

出版者：夏 林 含 英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〇號

郵撥帳號：五 三 三 三

電話：三〇〇一六四六四

印刷者：文 裕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寶興街六八巷十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一月十四版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如發現本書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者

請寄回本社調換

前記

收集在這個集子裏的，是何凡和我二十年來的散文小品共七十六篇。其中最早的寫於三十九年，到現在有二十一年了。回憶二十一年前的寫作情形，雖然嘆惜光陰似箭，但也很懷念當時寫作之樂。那時候我在國語日報主編「周末」周刊，因為稿子難拉，我們兩人經常要執筆湊數。我們寫作的興趣很高，每天晚上孩子安睡後，我們就各據一桌，各抒所懷。靈感來自白天所聞，所見，所感；何凡勤讀西書報刊，搜集資料不少，自然不會棄而不用，何況我們兩人從十幾歲起就喜歡舞弄文墨，可以說積習難除了。

這幾十篇剪貼的稿子，放在箱子裏，從來沒有動過。前年歲末搬家，整理這一堆發黃的剪報的時候，拿起讀讀，有的完全忘記，竟像閱讀別人的作品。在書報散落滿地的屋子裏，我在矮凳上坐了幾個小時，直到暮色蒼茫，才惆悵的站起來。覺得這些作品頗富於人間情味，可以編印出來，留作紀念，同時把脆黃散置的剪報變成新書，下次再搬家時，就方便多了。

何凡的專欄針砭時事，以犀利幽默見稱，但是收集在這裏的，却是他的溫情的一面。至於翻譯的作品，都是當時看見覺得有趣，就隨手譯下來投寄各報刊發表，原著者不一定是名家，各報通常也不愛排英文，因此只好從略。

這本書命名爲「窗」，沒有什麼宣大的意義，只是因爲趕巧有三篇以「窗」爲名的著譯湊在一起，因此就「從衆」了。

林海音 六十二年一月

目錄

前記

何凡譯著

實

關於偷車

巴克萊的幽默

臺灣點心

何其哀也

一

一 七 四 〇 七

談鷄尾酒會

寒流

大棉襖

祖母的藥

醉貓兒

貓的愛憎

三世同堂

蜗牛的观察

關於養氣

陣亡者示兒書

城中歲月長

三十年的淵源

小學生與大書包

福特的成功之路

懷舊的心情

忘年之樂

二二 二五 二八 三三 三五 三八 四一 四四 四四 四八 五〇 五二 五五 五八 六三 六七 六九

人生四不幸

單不如雙

窗

男人都是一樣的

禮服

善隣之道

理髮師

出路

吃狗肉的人

方腦袋們

老夫婦

讀者投書

鄉居情味

麗薩

用耳朵評判的人

巴黎在等着你

一五 一五 一四 一四 一三 一三 一六 一四 一〇 一〇 九 九 八 八 五

海音作品：

窗	一七六
門	一七三
狗	一七三
春	一七六
生之趣	一七九
友情	一八三
錢	一八七
燈	一八九
立	一九一
漫談「吃飯」	一九三
寂寞之友	一九七
該不該說出實情	二〇一
阿太婆的故事	二〇五
思冰令人老	二二一

苦念北平

二二四

騎毛驢兒逛白雲觀

二二九

鶯歌

二三三

南門菜場二十年

二三五

笑頭樑

二三九

秋遊獅頭山

二四三

「二十年的回憶」序

二四七

豆腐一聲天下白

二四〇

拆屋大王來了

二四四

絹笠町憶往

二五〇

鵝的故事

二五七

再寫一次她

二六〇

遊波士頓公園

二六三

讀傳雜記

二六五

泰戈爾——歌頌自然的詩人

二七九

「草堂隨筆」

二八二

在惠風下的人

二八五

莫里哀的靈感源泉

二九〇

「大衛・高柏菲爾」的寫作背景

二九三

「童年的再生」

二九六

我寫「薇薇的週記」的經過

三〇〇

「吳濁流文學獎」的誕生

三〇三

做自己事 出一臂力

三〇六

小說家應有廣大的同情

三〇九

「永久的懷念」

三一三

窗

一位老太太在廚房裏忙碌了幾十年，過生日的這天閒下來，不要做飯。有人問她希望得到什麼，她想了想說：『洗碗槽上開個窗戶。』這是爲了以後她做飯的時候，可以看見外面的情形。牆壁隔絕了室內外，它保護了人，也使他孤獨、寂寞。古老的住宅世代相傳，一成不變。水槽上一堵擋着視線的牆，可能有幾代的歷史。把它挖通了，裝上一個窗戶，使房間內外勾通，工程並不大，但是意義却很嚴重，那代表破壞風水，打倒傳統和變更現狀。最嚴重的是，爲前人所不敢爲，這是革命性的行動。這位老太太在廚下洗碗、切菜數十年，抬起頭來就看見那堵塵封油垢的牆，可能心中幻想牆那一面是人物還是花鳥？是早晨還是黃昏？如果裝上一個窗戶，使洗碗時可以視野擴大，看見室外的情形，那有多麼好！

窗戶對於房屋是一個重要部門，無論從裏面往外看，還是從外面往裏看。書桌一定要放在窗前，除了爲接受天光以外，也是爲寫作累了，可以看看外面。躺椅或搖椅也要放在窗前，在椅上看書報，讓光線從後方斜射過來，不會刺目。疲倦時打個盹兒，對於中老年人更是一種必需的緩衝。甚至牀也該放在窗下，夜間拉上窗簾，利用燈光。早晨拉開窗簾，放天光進來，迎接新的一天。星期天我常常在牀上工作一天，寫作，看稿，校對，搜集資料。身旁堆滿了稿紙、書報、文具，無不伸手可得，亂中有序。這一天的工作可以補足前六天的欠債。從前有人談到養生之道，說是：『能坐着的時候絕不站着，能躺着的時候絕不坐着。』看起來這像是一個懶人的哲學，其實却是忙人的妙計，因爲它是既省力又出活的好方法。上歲數的人久坐會腰痠背痛，不如墊高枕頭，半靠在牀上，比較舒服。感謝原子筆的發明，使在牀上寫作不致有墨水淋漓的危險。祇要把稿紙夾在一個紀錄板上就行了。邱吉爾就是一個習慣於牀上工作的人，也許這是他的長壽和成就大的原因之一。日本的老作家喜歡在榻榻密上工作，大概榻榻密有半牀的功效，寫作與休息可以隨意之所至，盡量利用。我的牀放在一個橫窗之下，空氣流通，光線充足，但是除了下午短暫的時間，陽光不會直射。白天我喜歡在天光下工作，覺得比燈光更自然些。現代科學家認爲燈光可以固定不變，日光則受晨昏與陰晴的影響。但是我覺得能多接近自然總比較好些。日光、水與空氣是自然的三大賜與，日光也是其中最不要錢、最不受污染的，我們爲什麼把自己關在一個不是

真空的罐頭裏，而拒絕和日光接近呢？日光不適合時再用燈光調節就好了。

窗外有一棵榕樹和一棵椰子樹，由於那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後院，所以好鳥時來枝頭做朋友。花壇上有幾棵依時輪開的花，稍早是草茉莉，此刻是聖誕紅。更有幾棵九重葛，開了紫紅色的小花，順着牆一直爬上後門門罩上。今天難得連陰後的快晴，它們正在陽光普照下搖曳生姿。似乎這個小院已經聲色香俱全了，這大概就是生機，爲豪華公寓所不能享有的。這一切都要靠兩個窗戶來吸收，沒有窗，其存在又和室中人有什麼關係呢？所以如說公園是「都市之肺」，則窗戶可說是「住室之口」，它可以吐出髒的空氣，吸收新鮮有益的東西。講究的房子有落地長窗，不是爲了外人便於窺視，而是爲了室主人可以遊目室外。祇有監獄和倉庫才不重視窗戶對舒服與健康的關係，因爲那兒的窗戶是根據「安全第一」的原則而設計的。

每兩星期我要去聯合報開一次主筆會。會議室在五樓，從窗戶可以看見遠處淡水河風光。但是由於有氣溫調節的關係，窗上加上兩層窗簾，隔斷了光線與氣溫。氣溫調節機發出永恆的嗡嗡的聲音，外面就是雨打芭蕉，屋裏人也不會聽見。開會的人坐了電梯上樓，在室中坐久了以後，有不知天高地厚，置身何處之感。而且人一直在燈光之下，看不見窗外，無法根據自然現象，推知時間遲早，產生一種「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心情。在這樣現代化的房間中，光線、氣溫永遠不變，也不受市聲干擾。人像裝在罐頭裏的桃子，不會變顏色和味道。

據說在未來的三十年中，人類將開始過一種無窗的生活。起初是大城市中的辦公室，跟着是人們的起坐間，先後把窗戶撤除。室中晝夜點燈，不容一絲天光射入。幾個月前，紐約的世界第一棟無窗辦公室建築完成，開始應用，工業科學家都密切注意裏面的工作人員的反應。起初像是有些不習慣，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工作人情緒提高，產量增加，而且室中空氣清潔，人們的襯衣穿三天不髒。據估計，如果城市裏的噪音繼續增高，將來會更多的人躲到這種無窗隔音的室中去工作。因為人們將被迫在天光與噪音和燈光與安靜二者中選擇其一。有許多人因為不堪噪音之擾，甯願放棄天光而選擇安靜。

人為什麼要窗戶呢？有人問那些在無窗辦公室中的工作者，他們有的回答說：『希望看看外面的天氣。』醫學家認為，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視覺寄放中心」，祇有有窗戶，才能把眼睛寄放在窗外物上。於是人們又造出「假窗」來，這是一種銀幕或是彩色活動畫片，來代替「窗外景色」。工作人員在忙中看了這種「西洋景」，雖明知其偽，也就慰情聊勝於無了。在紐約無窗大廈中工作的人，剛搬進去的時候，有百分之三感到一種「閉所恐怖症」(claustrophobia)。雖然人在這種環境中並沒有危險，而且光線照常有，但是却有一種無名的恐怖襲上心頭。有一年我去參觀一個學校的天象室，進入室中後，門一關上，室中不見一絲光亮，當時立刻有憋得透不過氣的感覺，似乎非奪門而逃不可。等到頭頂上發出星光，心情才緩和下來。這大概就是「閉所

恐怖症」的感覺。

也有人覺得在無窗室中工作是不衛生的，雖然氣溫調節機每小時變換空氣六次，但是在心理上總覺得這不自然。不過紐約的無窗室的實驗，已經使世界的建築師對天光予以再估價。醫生爲了實驗人是否需要天光以增進健康，曾經徵求志願者，長期在燈光下工作，結果證明並沒有什麼不良後果，除了皮膚變得較白。事實上，許多志願者因爲沒有窗戶可以向外看，更能專心工作。紐約州的光線委員會並說，工作人員無論在全天光或全燈光下工作，效率都是一樣。如果兩者兼用，才會發生毛病。他們發現燈光明亮，附近牆的顏色較淺，使反光強烈，工作成效較好。辦公桌上的光線不勻，容易使人疲倦。辦公室中最好採用一種「天光燈」，它的燈泡或燈管要直接站在下面抬頭看才看得見。最新的照明方法，是使房間中的每一個暗角都被光線掃到，使室中不論什麼時間和季節，都有陽光普照的樣子。

一般人預測，無窗辦公室已經出現，同樣的住宅也將跟着來。因此心理學家在研究光線對於家庭生活的影響，以便爲無窗住宅鋪路。他們建議早餐光線較強，午餐次之，晚餐較暗，以促成人的一天工作完了，該開始休息的氣氛。不過英國等國的衛生當局都有「天光法條」，要求辦公室每棟之間要有相當間隔，以便容納陽光進入。這種辦公室自然必須有窗戶，因之它成爲推行無窗室的障礙，必須先予修正。

世界在變，不斷的有舊東西被取消，新東西來代替。人力車被淘汰了，老北平會感到聽不見車夫「說山」而寂寞（計程車司機是不准說話的）。假如窗戶有一天消失，會引起更大的改變。意大利人會感到無處唱情歌，瑞士人會覺得無處種花草。自然，所有的職業擦窗人都會失業，玻璃公司、鋼窗公司的生意都受影響。

（沒有窗戶，詩人會失去靈感，讀者會失去好詩。杜甫絕句詩曰：『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有聲、有色、有動、有靜，真是寫景佳構。但是如果杜甫住在無窗室中，享受着氣溫調節與燈光普照，心、目與室外隔絕，西嶺之雪的美景既不能嵌在窗框上，黃鸝、白鷺與木船更無從入目，還上哪兒找詩去？又潘岳悼亡詩：『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竹添井井悼亡詩：『瓶梅寫出橫斜影，淡映窗紗如有人。』都是先有窗戶，才有月光和影子，因之想起亡妻。除去了窗戶，那個心上的人也就被關在外面了。

在我有生之年，窗戶還不至於消失，讓我們打開窗戶，放陽光和空氣進來吧！

五十六年二月一日